

# 迴源头村的千年传说与红色印记

文/图 本报记者 胡海涛

六月的太行山脉，绿意浓得化不开，也把一个个山村拢在怀中，轻易不让世人窥见它们的容颜。太行一号旅游公路如同一条彩色飘带，蜿蜒着串起了一个个藏在深闺里的特色山村，平顺县阳高乡迴源头村就是一个镶嵌在山坳里的小山村。如果不是一座显眼的古代将军雕像矗立在道路边，大概率会一闪而过，错失一段了解千年古村的缘分。

从市区出发，过平顺县城，向北经省道S325（长李线）转入省道S324（潞林线）。在阳高乡附近跨浊漳河，向南拐入太行一号旅游公路平顺县境内段。一路有小雨相伴，旅游公路上的红黄蓝标线色彩越发鲜艳。沿途的山坡上，不时有白墙灰瓦的乡村屋舍在林荫间闪过，四周很安静，只有汽车驶过潮湿的路面发出的沙沙声。

很快，在道路右侧，闪过一个路牌“迴源头村”，然后就看到路边有一处高大的台基，上面有一尊将军骑马的雕像。高台上，一位古代武将披盔贯甲跨坐在马背上，战马身形高大，三足立地，左前蹄抬起，肌肉遒劲，仿佛蓄势待发。将军左手握钢鞭，右手持盾，眼望前方，似乎在洞察战场局势。他稳坐马鞍上，浑身的铠甲闪着青铜色的冷光，让人不由地就被带入了一个冷兵器时代的热血战场。

这里就是记者一行此次走访的古村——迴源头村。环顾四周，山峦起伏，近处林木遮挡，如果不是有这么一座很明显的雕像矗立在这里，即便是有路牌指引，也轻易发现不了林荫深处还藏着一座充满传奇的古村。

## 北宋忠魂埋骨处

雕像的背后山坡上，隐隐约约能看到有一角房屋。在驻村工作队队长郭继东的带领下，我们一行由此而上，步入迴源头村。此时，小雨已停，入眼的一切景色都是那么润。沿着湿漉漉的石板路入村，仿佛是走在一条回溯时光的通道里。斑驳的石墙、古朴的屋舍、精雕细刻的门楼，都在无声诉说着岁月的悠长。

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张民胜热情接待了我们，寒暄过后，他向我们介绍了迴源头村的历史。

迴源头村在当地村民口中曾经称为“胡元头村”“呼延村”“呼延庄”。当然，无论是现在规范后的正式村名，还是曾经的口头称呼，都透着一股神秘气息。这是因为村名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流传千年的血色传奇故事。

传说中，迴源头村是因北宋开国功臣呼延赞而来。呼延赞之子呼延丕显在朝中刚正不阿，不幸沦为朝堂权斗的牺牲品。他因得罪奸相庞文，被庞文与其女庞妃设下毒计，构陷呼延丕显图谋不轨，震怒的宋仁宗下旨将呼延氏满门三百余口斩首示众。

呼延丕显的两个儿子呼延守用、呼延守信因不在东京汴梁，故而侥幸逃脱。他们和呼延丕显的忠心故旧重金贿赂刽子手，买回了呼延丕显的头颅，北上太行，欲送往祖籍地埋葬。当他们来到如今的迴源头村时，遇到一位算命先生。先生看他们面带忧色，主动提出要为他们测字卜吉凶。结果，先生根据二人写下的“胡”“普”二字，测出了二人身负冤情，有口难辩，且普天下都在抓他们，建议他们改姓为“晋”，将所携之



呼延将军雕像

头就地掩埋，方可保安全。二人听后深感有理，急忙感谢，谁知转眼间，先生已无踪影。二人才知是神人来点化，遂改姓为晋，并将父亲的头颅埋在村南山下，并修墓祭祀。

此后，二人便根据呼延的谐音“胡元”以及埋头颅之事，将这个村庄取名为胡元头村。随着岁月流逝，为了不忘先辈姓氏血泪故事，后人又将胡元头村改为“迴源头村”，以教育子孙不忘根本。虽然没有恢复“呼延”的姓氏，但也用“呼延庄”“呼延村”来自称村名，以此来铭记家族存亡的血色传奇故事。

村名的故事听起来有些遥远，也有些缥缈，令人真假难辨。但是，在村南一处叫做坟后凹的地方，的确有一个北宋墓冢。此墓于1967年村中修建蓄水池时发现，是一个直径4.5米、深4.3米的八角形仿木结构砖室墓，仅发现陶瓷罐、瓷盘、瓷碗等物，未见棺椁、骸骨，也未见碑碣等能表明墓主人身份之物，但村民们深信此墓就是呼延赞的墓或者衣冠冢。

## 烽火岁月建堡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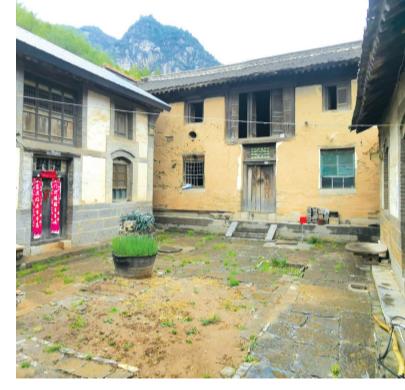
迴源头村四面环山，村庄坐落在一处西南高、东北低的缓坡形台地上，坐西向东，背靠卧龙山前的凤凰岭。主村的建筑格局比较规整，除了靠山的部分窑洞民居依山而建、参差不齐外，其他房屋皆成行排列，被几条小巷分割成大小不等的方块，每个方块都由几院或十几院传统四合院组成，而且大都是楼房。

村里的四合楼房以明、清、民国时期为主，或是灰瓦黄墙的砖瓦房，或是石头窑洞加土坯房。装饰上有的粗犷大气，有的精雕细琢，处处透着古朴的气息。漫步其中，有时光倒流的感觉，手抚在砖瓦上，仿佛能触摸到历史的纹理。

村中有一条贯通南北的主街，长约160米，宽约3米，全部为大块青石铺装而成，呈中间略低、两边高的形状，既便于行人通行，也利于排水。这条石板路修于1935年，是村民晋桐亮自筹500块银元的善举，至今还在造福村民。

我们一行跟随着张民胜在主街中穿行，不时拐向两旁的小巷，深入一户户古老的民居院中探访。主街两边的民居外墙上，一幅幅激荡人心的抗战故事墙绘十分醒目。

原来，这个民国年间只有300多人的小山村，在抗战时期，曾经作为平（顺）北地区抗战的战斗堡垒，指挥着平顺北地区军民的抗日斗争。



迴源头村的古民居

1940年1月13日，平顺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。当年6月为适应抗战形势需要，克服“地域分散、鞭长莫及”的弱点，“以应付即将面临的更大困难”，中共平顺地委以老马岭为界将平顺划分为平（顺）南、平（顺）北两个县。中共平（顺）南县委及抗日民主政府仍设在城关，而平（顺）北县抗日民主政府（行政办事处）驻地则设在了迴源头村。这是源自迴源头村的地理环境、交通条件以及群众基础等因素的综合考量做出的最优选择。迴源头村因此成为平（顺）北地区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

平（顺）北县抗日民主政府在迴源头村先后设置了秘书、行政、民政、财政、粮食、教育、司法、武装等12个科局为其工作机构，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，改善了当地老百姓的生活，也推动了抗日斗争的发展。从1940年到1942年，日军从林县、涉县、潞城等地出发，连续对平（顺）北县进行大规模扫荡，均被八路军和平（顺）北抗日地方武装粉碎，保证了这个战略要地万无一失。1941年8月中旬，中共平（顺）北县党员代表

大会就在迴源头村龙王庙大殿召开。

在这里，还曾经发生过激烈的平北保卫战。1942年2月，驻河北涉县的日军某部1300余人，发动了对平顺县北部大扫荡。八路军和民兵奋力阻击，最终彻底粉碎了日军妄图包围消灭八路军驻扎于浊漳河沿岸的属部、工厂及平（顺）北县抗日民主政府的企图。这次平北保卫战历时3天，日军被击毙109名，重伤150多人，八路军及民兵无一伤亡。平北保卫战被太行军区誉为“以少胜多，以弱胜强”的战例。

支撑起这片红色堡垒的，是迴源头村百姓无私的奉献。仅仅300多人的小山村，连窑洞在内的所有房屋不过600余间，却承担了八路军部队和机关、学校、医院、军工企业等17个单位1000余人的吃住和工作。当时，村里把最好的房屋腾给机关，把附近山上的松柏等树木砍伐一空，只为保障柴禾木炭供应……村里还有21名热血青年先后参军报国，其中4人血洒疆场。迴源头村人宁肯自己吃糠咽菜，也要确保部队和工作人员生存。这份用生命和血汗铸就的鱼水深情，是迴源头村红色基因中最滚烫的底色。

## 乡村振兴续文脉

战争的硝烟散尽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。拥有厚重历史文化积淀和红色基因的迴源头村，在新时代的春风里，正悄然焕发新的生机。村“两委”班子依托紧邻太行一号旅游公路以及赤壁悬流景区的地理优势，结合自身“呼延文化”的历史积淀，从拓展游客的旅游体验入手，引导游客进入村庄内观光旅游，以此来带动村域内餐饮、购物、住宿等相关产业发展，为区域经济注入新的活力。

在村子未来发展规划中，张民胜满怀信心地说，他们将在乡村振兴和实施“千万工程”的进程中，完善基础设施，深入挖掘“呼延文化”的内涵和现代启示意义，展示红色文化的传承实践，打造呼延文化街、呼延文化园、平北县政府旧址、红色文化主题打卡点等特色景观，努力将村域打造成一个集文化体验、休闲娱乐、餐饮住宿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区域。

我们一行结束走访时，天光放晴。古朴的村庄在雨后的阳光下，仿佛焕发出新的生机，一块块旅游导引牌指向街巷的深处，将古老街巷和院落串联成可触摸的文化长廊。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，正借着乡村振兴的东风，与崭露头角的旅游产业、传承创新的文脉一起，携手共进，书写着村庄充满希望的未来篇章。



戏窥呼延简介